

新教师·初体验



刘俊明

“70后”大学老师到小学任教

我叫刘俊明,今年39岁,现就职于烟台开发区第六小学,教数学、科学、品德与社会三门课。2002年本科毕业于曲阜师范大学公共事业管理(教育)专业,2010年取得山东科技大学工程项目管理硕士学位。我之前在青岛一所高校任教,从事行政管理工作,后来通过烟台事业编考试,开始小学教师生涯。

2017年8月31日,带着满腔热情和对未来的憧憬,我踏上了烟台开发区这片热土,分配到第六小学,在领导的关心和同事的帮助下,已经上岗一周,心里有些话想说一说。作为一名新入职的老师,上岗前想了很多,也规划了很多,但是现实毕竟是以另一种方式来诠释你的理想和未来。

虽然年龄不小了,但我却是新老师,更要适应高校与小学工作的差异。一周下来,感觉自己很忙,忙着上课,忙着开会,忙着写计划,有时候还要静下心来仔细想想,下一步忙什么呢?偶然间,一股清泉沁入心脾,让我放下压力,神情释然,一群小学生在远处冲我喊着:“数学老师好!科学老师好!老师再见!”还有的同学会跑上来抱住我的腰,就像我的女儿在家跟我撒娇一样,此时此刻,“教师”的神圣与光荣感油然而生。是的,我是一名小学老师,我面对的是有思想、有灵魂、有品德、有追求的精灵,我的任务远不只是教授知识,他们需要教育,也需要帮助,在他们的世界里,老师是无所不能的,我又有什么理

由拒绝他们的请求呢?

我担任了二年级7班的副班主任,目前主要工作是放学后送纵队,每天两次,大多数孩子都是父母接走,只有一名同学自己走回家。这名同学开始不喜欢说话,故意隔着我一段距离,每天走,每天走……我就把手扶在他的肩膀上,尝试着接近,后来我提一下他的书包,再说几句话,孩子慢慢地改变着,从开始的紧贴墙根走,到现在和我一边聊一边走,此刻的情景,让我懂得了老师的价值,虽然辛苦,但苦有所值。

被学生爱着,我幸福着,我会陪伴他们一路走下去,带领他们去领略更加美好的人生。

本报记者 李楠楠 整理

新学期里,教师队伍也迎来了“新鲜血液”,新教师里更多的是“90后”,但也不乏“70后”的身影,作为新老师,他们的工作初体验,不吐不快。

入职者说



赵梅

学体育专业 照样能教数学

我叫赵梅,2015年毕业于泰山学院,今年25岁。刚毕业的那年我就想考老师,但没有考上,后来在泰安一家公司做了半年的客服,虽然工作很轻松,适合女生干,但我还是一心想考老师,裸辞复习半年后,我终于考上了济宁任城实验小学。

时下大家开玩笑经常用到一句流行语:“你的数学是体育老师教的吧”。没错,我就是学体育的,而且也教数学。虽然我本科学的是体育专业,但我教数学有底气,因为我从小学到大学,学得最好的科目是数学,高考时数学几乎考了满分。所以现在能有幸教数学我非常开心。

对于一道题我会用多种方法传授给学生,因为孩子们的接受能力不同,所以要因材施教。比方说我教孩子们学习数学中的“克”“千克”“吨”这些计量单位的使用,我会加入生活的例子。一个扣子就是1克,一个西瓜大概是4千克,一个小朋友的体重是30多千克。这样学生就会更容易理解数学。

有一个学生平时上课思考问题较慢,我在课后经常给他单独补课。到现在,我看到他在学习上一点点进步,性格也慢慢开朗了许多,对于孩子的进步,我感到十分欣慰,也特别有成就感。

孩子们和我没有距离感,有些同学还会问我“老师你有男朋友么?”“老师,你为什么还没结婚?”“老师,我要有个小妹妹了!”教师这一职业让我成长让我快乐。

本报记者 谢丽娟 整理



张婷婷

扯着嗓子喊 学生不买账

我叫张婷婷,在菏泽市巨野县太平镇郭坊小学教小学语文。2017年让我终生难忘,因为我如愿以偿成为一名人民教师。开学那天我怀着一份渴望、一份激动来到了梦寐以求的学校,短短一周的教学工作别有一番滋味!

上岗后的第一个任务就是担任五年级的班主任兼语文老师,这对我来说是个不小的挑战。初来乍到,教室里一片打闹,各种声音夹杂其中仿佛“炸锅”,于是我提高嗓门大声喊:请安静!同学们一个个一脸茫然地看着我,还有个调皮捣蛋的同学根本就无视我的存在,继续他们的“活动”,当时我心里的火一下子翻上来,扯着嗓子大喊:“安静!”这时同学们才安静下来,但是大家明显表现出一种“不买账”的状态,让我束手无策,我采取了传统的教育方式对他们严厉批评,以树立我的“班威”。

渐渐地,我发现这种教学模式不仅不适合他们,反而让他们变本加厉,于是我开始自我反思并换成另一种模式来迎合他们。通过课堂以及班级学生的好转我认识到:老师不能端着架子高高在上地面对学生。

我一直以为当老师只要把自己的课上好就行,但是事实不是这样的,除了上好课之外,我们还要当各种“专家”,例如:健康专家、安全专家、劳动专家等等。我们要带领学生打扫干净本班的卫生区迎接各种检查,搬书发书时要使出浑身解数把课本搬到教室里,总之一个字:“累”!

本报记者 李凤仪 整理



宋金玲

过关课没讲好 我哭了很久

我叫宋金玲,在滨州莲华学园任教。“一个人至少拥有一个梦想,至少每天对得起夕阳”,受初中语文老师影响,我从小就有个教师梦。

走进莲华后,面对新生活、新角色、新责任难免有些怯懦和不知所措,可这里每位同事都像老朋友一样面带微笑地帮助我,鼓励我,让我尽快地在这个团队中找到了归属感,很好地适应了新角色。

现在带班之后,有了属于自己的三十六个娃娃,更体会到了教育的不容易,也体会到了教育是门艺术,是门大学问,时刻把爱孩子放到第一位,时刻陪伴孩子,尊重孩子,喜欢每天听他们的叽叽喳喳,期待每天跟他们发生不一样的故事,希望陪他们度过每一个不平凡的日子。

印象最深刻的是跟岗后的一次过关课,自己讲的是《葡萄沟》,讲课前一天用尽全力去准备,带岗的老师也耐心地指导我到很晚,可是结果不尽如人意。站上讲台的瞬间自己就紧张了,课堂没有把握好时间,课堂目标完成得很差,课件也出现了问题。糟糕的事情都来了,当时觉得天都塌了,很有挫败感,哭了很久,第二天带着红肿的双眼去上班。也就是那天,郑老师跟说了很多,鼓励我、安慰我,她说“莲华不会辜负任何一个努力的姑娘”,我一直被这句话感动着、激励着。

也就是从这次失败的过关课后,我变得坚强了,学会调整自己的心态,学会了反思自己。

本报记者 张爽 整理



闫涵

我成了家族里的第19名教师

我叫闫涵,今年27岁,毕业于曲阜师范大学文学院,中国语言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,现就职于烟台开发区第六小学,担任语文学科老师。我家是教师世家,亲人里先后有18人当了老师,我从小就深受感染,所以毅然决然地选择了师范院校,现在我成了家族里的第19名教师。

时间过得真快,自9月4日入职以来,已经过了一个周了。从一个刚走出校园的学生转变为一名人民教师,实现了多年来当一名小学老师的梦想。在这一个周的时间里,有苦也有甜。但总的来说,苦有三分,甜却有七分。

刚来就接受了担任一年级班主任的艰巨任务,由于缺乏经验,很多班主任的日常工作还没有熟悉,做起事情来常常感觉心有余而力不足。备课写教案,统计录入各项新生信息、管理班级,忙起来就会忘了吃饭忘了休息,每天早出晚归、披星戴月,同住一个宿舍的同事都没有时间认全,一周下来眼睛也熬肿了,手中的工作任务却是一个接一个做不完。刚从幼儿园升入小学的孩子还没有适应新环境,常常兴奋起来吵闹个不停,走起路来也是连蹦带跳的,为了保证安静有序的课堂秩序和孩子们的安全,一周下来的我嗓子也喊哑了。

尽管身体上是劳累的,但内心里却是温暖的。接手的孩子们都是那么让人疼爱,当他们一个个仰起小脸,扑闪着天真的大眼睛时,我的心都被他们萌化了。

本报记者 李楠楠 整理